

猶無夠疼

王淑珍

有一個中年人自透早無閑到日頭落山，khang-khòe 才做煞，想講：明仔載是禮拜，來去食一頓仔好料 ê，飲幾杯仔 beer，輕鬆一下。行來到一間看起來真有特色閣安靜 ê 餐廳，門口坐一個老歲仔 teh tuh-ku，一隻烏狗坐伊佇 ê 身軀邊，不時 ngiáuh-ngiáuh 鑽，閣哼咧哼咧，無一時定著。中年人做伊行入去店裡，無 chhap in。

即個中年人食飽，飲煞，滿足啦，想欲轉去厝裡歇暍。行出餐廳 ê 時，天色已經真暗啦，路裡無啥物人，干單看著滿天 ê 星金金 teh 閃爍。彼個老歲仔 kah 彼隻烏狗猶坐佇餐廳門口，烏狗全款坐佇原來彼位，全款佇 hia 咧 ngiáuh-ngiáuh 鑽，全款佇 hia 哼咧哼咧，無一時定著。伊感覺真奇怪，開嘴問彼個老歲仔講：

「O-jí-sáng，你 ê 狗仔是破病 hioh，哪會哼哼叫，坐攏未條咧？」

老歲仔 kā 應講：「阿 to 伊坐 ê 彼位塗腳有一支釘仔，會 tiam 啦。」

即個中年人真好奇，閣 kā 問：「是按怎伊無欲徙位坐咧？」

老歲仔應講：「阿 to 猶無夠疼啦！」